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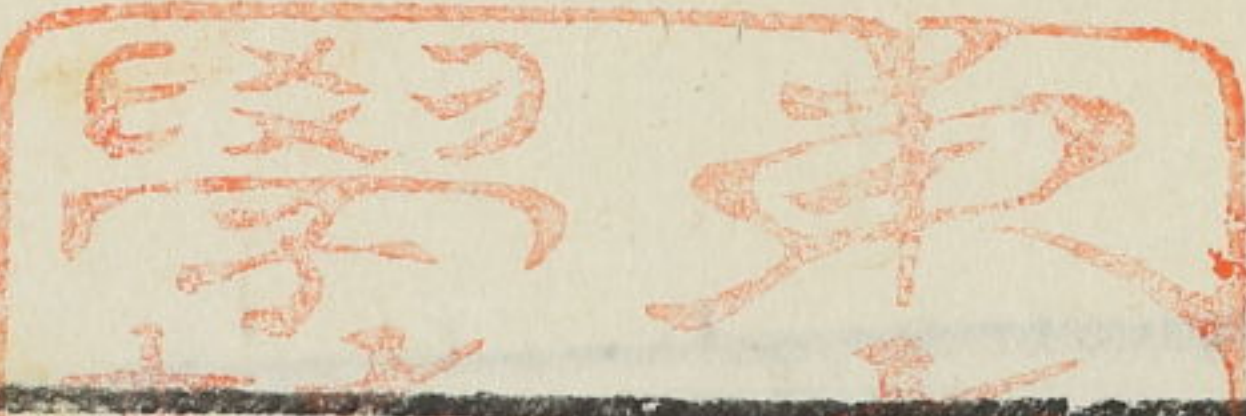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0412  
479  
17





21  
7



尚書卷第四下

漢孔安國傳

周書

金縢遂以所藏為篇名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

尚書金縢卷四下

一



穆卜

稽古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穆敬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近也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墀時  
戰反

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立壇上對三王植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溝居  
候反

尚書金縢卷四下 二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各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且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又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言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與錡通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二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

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穫胡郭反弁皮

變反

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皮弁質服以

應天得代武王之說謂所藏請命冊書本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

周公請命故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

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

王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今發雷風之威正以明周公之聖德周公以成王未悟故雷東未還王故謂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



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言周道不至故天下  
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凶  
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

誅之意惟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  
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  
責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  
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  
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  
降威用

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

涉淵水咎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

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他典反  
疵才支反

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因自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

命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

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救音張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

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

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

吉所以為美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

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因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

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惟用汝

眾國往伐殷通亡之人謂祿父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

征王害不違卜

汝眾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且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然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忘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印五剛反  
忘音秘

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  
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不基  
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且天美文  
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  
天命明卜宜用今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  
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又歎天之  
明德可畏輔成我大人之基業卜必不可

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閔恚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  
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  
勤恚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闕音

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

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謀致太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哉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天欲安民我

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言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且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

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蓄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

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王下御治事者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  
周使四國叛乎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  
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  
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  
歆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

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輩歆乎  
言當滅殷蓋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循文  
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  
吉乎言不可不從以卜吉之故大以汝眾



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  
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

武庚一名祿父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  
宋公爲湯後命謂封命之書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考古  
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二王之後  
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  
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

尚書

微子

卷四下

十六

裔

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言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且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言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亦

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  
 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  
 周室戒之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  
 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庶  
 上下同榮慶將見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  
 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汝世世享德則  
 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國言惟當為美政無廢我  
 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  
 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拔而貢之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  
 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

叔後封晉所作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公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所作嘉禾亡

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

成王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

國洛納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  
 集會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  
 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  
 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  
 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  
 於周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  
 命大誥以治道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  
 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  
 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  
 教訓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  
 以為教首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殪壹計反

言文王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

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  
天美其治惟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  
受其王命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  
其受二分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  
王教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  
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  
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  
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適音

言當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治民將在敬  
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  
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  
用安治民復當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之  
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又當別求所聞父

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且  
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  
民情大可哀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  
不懋懋不懋恫音通瘝 姑還反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  
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德可畏以其輔誠

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怨不在大起於小亦不在小小至於大惟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引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引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眾引

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



用犯汝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歎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民既服信乃其自勅正勉為和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

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劓音義 刑音二

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劓截鼻刑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以得故有所濫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行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磨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

遜事

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

惟乃知

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瞽不畏

死罔弗慙

瞽音敏慙徒慙反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瞽強也自強為惡而不

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

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

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

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

弔音的

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

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

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汝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

殺夏說點反

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

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  
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  
科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  
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  
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  
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君  
長之正道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  
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  
小臣外立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  
命乃由失德用治之故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

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  
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  
人以此悅懌汝德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

言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  
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治民乃欲

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  
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  
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  
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  
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假令今天下民

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  
 設事之言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  
 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  
 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  
 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行寬政乃  
 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惟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

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  
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  
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  
安治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  
民世享

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  
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

世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  
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  
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  
歌以北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恣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尚書酒誥

卷四下

三

書



民惟元祀

稽古樓

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  
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  
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  
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  
作酒者惟為祭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  
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於小大之國所  
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  
之皆無常飲酒於所治眾國飲酒惟當因  
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

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  
常聽我教勿違犯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  
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  
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我大惟教  
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  
君道成矣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

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  
之道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  
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且此  
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  
長不見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股之命  
言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

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聞之於古殷先哲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

小民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  
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於在內服治事  
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自  
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  
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所以不暇飲  
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

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  
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  
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  
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皇怨羣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予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盡乞力反  
很下懇反

知反

嗣王紂也酣樂亡身不憂政事且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乃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且聚罪人於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

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即眾羣臣亦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人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我不惟若此多諾汝我親行之古賢聖有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  
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  
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予惟曰汝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  
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  
汝剛制于酒

劫丘入反  
圻與畿同

劫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  
信用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  
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於善臣百尊官  
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  
乎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  
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  
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  
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

尚書

稽古

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

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

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唯服官化紂日久

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

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

言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若忽怠不用我

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

汝同於見殺之罪

尚書

酒誥

卷四下

三九

晉書



王曰封汝典聽朕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言汝當常聽念我所慎篤行之辯使也勿

使汝主民之吏酒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

言當用其眾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汝信用

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

人宥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

可師法使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

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  
必敬勞來之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  
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  
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聽訟折獄當  
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  
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當  
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  
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  
無令見冤枉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  
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誠能  
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

罪當務之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斲屋郭反

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

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

功成以喻教化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墉

惟其當塗墍茨蓋之為政之術如梓人治

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  
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  
治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

享夾音協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  
法之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

尚書梓材卷四下

聖 管古書

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惟用德和懌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

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尚書

和古

尚書卷第四下終

尚書卷第五上

漢孔安國傳

周書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焉使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尚書召誥卷五上

一

于豐

稽古樓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敷尾反  
戊音茂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眾殷之民治都邑之

尚書召誥

卷五上

二

管

音言 和古棧

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眾殷本其所由來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通達觀新邑所營達言周徧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啟二牛后稷取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翼日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其牢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

尚書名譜 卷五上 三 晉古書

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

其已命殷眾眾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

事

諸侯公卿並親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

見王一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

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復指

戒成王而以眾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

辭謙也而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

何弗敬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時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

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民  
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  
用勉敬者為民主今王當疾行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

言當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夏  
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

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  
命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  
亦如禹今亦墜其王命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  
之言欲其法之且言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

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  
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  
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且王為政  
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畧僭也  
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  
德化立美道成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  
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地勢正中因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  
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當  
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

太平之美

稽古樓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以能

尚書召誥

卷五上

八

稽古樓

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至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  
失其王命亦王所知夏言服殷言受明受  
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  
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至紂早墜其命猶  
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

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  
之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  
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  
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  
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惟王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  
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且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

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獨勤而已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  
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  
天永命

**洛誥**周公既成洛邑將致政  
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

于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

**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

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我乃繼文武



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瀍音厘佯補耕反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言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

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東今洛陽

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

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

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  
其作周以配天之美且公前已定宅遣使  
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  
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  
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成王盡禮致  
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

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  
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  
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  
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  
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  
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

往蓋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  
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言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  
周之百官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

尚書  
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

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

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

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

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

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

理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

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尚書

洛誥

卷五上

十六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慶美郎反

言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且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

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蓋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答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

洛誥

卷五上

十七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  
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逯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毳祀

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  
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為敬敬  
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  
之教言化洽蓋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王曰公功棊邁篤罔不若時

王言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  
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  
公當留佑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尚書

洛誥

卷五上

十八

信古樓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公畱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音亦

公畱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畱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拜而後言許成王畱言王命我來承安汝  
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  
去且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道敘成王畱己意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

少于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賢人固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  
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  
推先也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言我且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  
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爲周家立信者之



所推先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  
典禮也

佯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

手稽首休享

秬白許反鬯丑亮  
反卣音由禮音因

言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  
乃見命而安之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  
鬯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  
告而致政成三聖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考

遘居候反  
厭於艷反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  
殷乃長成為周

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

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禋戊音茂禋古玩反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

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

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

其後為魯侯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

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禋告

神

###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王為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

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書 洛誥 卷五上 三十一 舊唐書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巳下史所終述

多士

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洛陽下都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稱成王命告令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

告商王之眾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

帝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眾士所順在下稱

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

尚書

多士 卷五上

三

管古集

下喪亡於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  
奉天明威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  
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命  
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言天佑我故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  
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  
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  
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  
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嚮

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  
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  
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  
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言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  
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  
配天布其德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在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  
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  
乎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  
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  
誅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

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  
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罔亂之  
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爲汝殷  
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  
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卽於殷大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  
不能正身念法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  
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後無我怨

言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  
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  
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

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

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

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

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我周亦

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

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徒

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孫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

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



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言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

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

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言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且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各篇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

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

言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

乃不知其勞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言

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為政敬身  
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以敬畏之故得壽考  
之福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  
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亮音梁  
陰音菴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

與小人出入同事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  
乙死乃有信然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在喪  
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  
宗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  
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惟高宗為政小  
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

尚書

無逸

卷五上

三十三

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和古棟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悻獨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直與小人之子同其傲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且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故文王九十七而

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稽古樓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所以無敢  
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  
以供待之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  
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

哉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  
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  
過矣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  
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  
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流反  
幻音患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

尚書無逸卷五上 三五 嘗子婁

順相教誨以義方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

久反詛莊助  
反祝音咒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  
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  
已有以致之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

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  
智反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  
增修善政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  
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

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信

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  
於其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王當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五上終

尚書

卷五

